

下水道結構補強工程

一台工務車在巷口和主幹道的接合處停下來，車斗跳下五個工人，窄窄的巷口立刻像被塞住的竇門，一點可以出入的縫隙都沒有。工人們閒閒地點起菸，有的靠著旁邊辦公大樓的牆面，有的蹲坐在花台下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話，這整排主幹道上三十層的商辦大樓在這裡陷了下去，巷子的另一邊是五棟三層樓的透天厝，一樓有一家鏽蝕招牌早就不營業的水電行，灰土的壓克力窗戶裡堆滿了廢棄的物品和灰塵，另一頭是一家裝著鐵窗老鎖著門的診所，一道狹窄陰暗的樓梯貼了一張前往二樓舞蹈教室的牌子，再來就是一間鐵捲門破損的住家，所幸有兩家毗鄰的便利商店，叮咚聲響個不停，上班族進進出出，濃濃的咖啡香一陣一陣地飄散出來，光輝潔淨，照亮了這個陰沉鬼域的騎樓，讓人暫時忘記了它可能隨時會傾倒解體的危險。當然，以這樣破落戶的建築，是不可能在支撐偉大城市上有甚麼貢獻的，於是，在這個如常的早上，五個工人之一的他什麼都沒想地站在離夥伴們稍遠的輝煌建築騎樓下，泥灰工作服正好擋住了一波一波從便利商店走進辦公大樓的男男女女。

工務車的駕駛從駕駛座走下來，操唸了工人們幾句，就從車斗上拉出一個假人和兩塊寫著施工內容時間單位的看板，有兩個工人上去幫忙，很快在路口架設起來。安全帽假人開始盡責的揮手，工人們又閒閒地回到辦公大樓的牆角蹲坐著。他並沒有加入那團短暫忙活的群體，只什麼也沒看地望著天空，才過完年，照理該吹點冷風，不過卻出了個大太陽，陽光刺眼，反而使得便利商店的燦爛消失了。你困在主幹道紅綠燈的另一頭，本來不是這慢速動畫場景裡的一份子，自然知道這時候出場有點突兀，不過你那雙被高科技矯正的凌厲雙眼破壞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叢林法則，隔著穿流不息的車流你看著他，不得不同時看到他視而不見的那些部分，好比下水道口的鐵板已經搬開，騎摩托車來的工頭把抽風機的管子伸進去，機器轟隆轟隆地運轉，一群人走進巷子底另一個下水道口，商量從哪一處下去。

兩家便利商店的騎樓中間蹲坐著一個不是乞丐的老瞎子，帶著髒污的兩個背包，臉被太陽曬成焦糖的顏色，理過的三分頭和長年累積的酸臭味，跟便利商店時不時滲出的茶葉蛋關東煮味道混在一起。但是沒有風，所以下水道歸下水道，騎樓歸騎樓。靠近巷口的便利商店正推出超級英雄公仔集點活動，另一家則兌換歐洲百年工藝玻璃杯，同時也都有飯團三明治飲料的特惠，用餐區的人看著報喝咖啡，透明的壓克力玻璃一塵不染，乾淨明朗的要命。英雄們雖然擠在一起但是意見卻不一致，他們緊盯著老瞎子，各自決定了所要採行的步驟。以超人為首的露臉派希望直接把老瞎字安置到安養照護中心，這簡直是彈指般容易的事，之前他在自己的傳記電影裡只要把人從危險處安放到安全的地方，掌聲就會響起。可蝙蝠俠為主的面罩迷則以為直接幫老瞎子套上面罩即可，照理說，只有壞人才露著臉。但是綠巨人金剛狼這些異能變種人則強調使用潛能開發的電擊治療來導正。老瞎子閉著眼維持著不動的姿勢，他並不是沒有聽到這些處置他的意見，除了收音機撥放的廣告，他對什麼都沒興趣，無論把他弄成什麼樣弄到哪裡，他還是會

待在這，這一點是不會變的。

至於他，那位你比較關注的工人還是沒有跟上同伴們的步伐，他現在站在揮手假人的旁邊，抬頭看著太陽。你順著他的目光往上瞧，這才發現這天上有一條大的嚇人的裂縫，而且這裂縫還在擴大著，整個天空向下逐漸崩壓下來。你慌極了，想起了外星人入侵和摩斯拉電影裡如螻蟻般奔逃的人類，可你的雙腳卻動不了，連聲音都噎在喉嚨裡，是的，你深陷在這'種孤獨恐懼的情境裡，周遭的人卻還是自願自的若無其事的從辦公大樓湧向另一個冷氣涼涼的餐廳。你把焦慮的眼睛望向他，他竟也直直地看著你，就在你找到救贖般的要向他傾吐時，你立刻明白了，他什麼也沒看，也許只是被太陽曬得有點昏，他訕訕地走到抽風機呼呼的洞口。一個留在車斗監看的工人問他待會是不是要下去？他只是看了對方一眼，對於要不要下去這個問題就從腦袋飄走了。

他是這群工人裡面最年輕的一個，三十歲出頭，在那些黝黑瘦削的臉孔花白的三分頭裡顯的圓潤蒼白而且乾淨，他並不瘦，但是肉鬆鬆的，姿勢節奏都比別人慢，又欠缺力道。他走路有一種提不起腳跟的味道，即使聽到伙伴們誇張的性笑話，他的臉也沒有任何表情。他和老瞎子的距離不遠，但是一明一暗彼此互看不見。

天空的裂縫已經大的像一隻睜開的怪獸眼睛，裂縫邊緣有燒焦捲曲的毛髮，深不可測的濃黑色隨時會有落下的可能。你想逃開，可是無論你怎麼跑，那巨大的裂縫總愈來愈低地盯視著你。於是你想唯一的方法是跑進地底，那應該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是在進去之前，你得先回家拿些東西，通知親友一起避難，有好多的事情要做。

老瞎子的耳朵緊貼著收音機裡完全療效的賣藥廣告，「機會難得，立即打0800000000，包你百病全消，等你喔」，這最後一句充滿挑逗的撒嬌，讓老瞎子的臉紅了一下，但是這不知是羞赧還是開心的紅就一下也就消失了。也許有人恰巧走過遮住了光，也許有車子擋住了出入口，也許純粹是太陽下山了，總之，騎樓裡光線明暗的變化無跡可尋，更何況他早就瞎了。

被放在盒子裡的集點英雄們正打的不可開交，完全履行童話故事裡誰比較重要的老梗。地溝夜行派強調黑暗本身無窮的力量只有黑暗本身才能對付。陽光宇宙派堅持光明定能驅逐黑暗。正義在便利商店豎起了一個一個可以販售兌換的標籤，集點愈多就有最多的超能力可供驅使，滋養著城市裡穿流向上攀爬天梯的人類。於是像老瞎子這樣的瞎子，在這個無論陽光還是陰暗都無所謂的騎樓，不斷接收各種賣藥廣告的親身見證：罹患乳癌腸癌腦瘤開刀中風心肌梗塞什麼名醫都看過都沒效後來聽我們節目買來吃就好了……。老瞎子總是可以清楚勾勒那些被描述出來的神蹟，一如他可以分辨這世界所有腳步聲裡的厭惡絕望冷淡和同情，但他不曉得上個月自己被送進殯儀館的時候，其實不用走老遠的路，只要搭捷運回來就可以。當然，他也不曉得騎樓裡他常常撥打的公用電話在十年前就停用了。他時時守著收音機裡那些並不想假裝成真話的謊話，他喜歡這些真正的謊話，而且即使他不抬頭也清楚地看到天空的裂縫正以迅雷不急掩耳的速度擴大崩塌下

來。

就在你無法決定該先回家拿錢還是打電話而膠佇在路口時，他已經穿上連身工作服戴著帽燈跟著另一個工人進入下水道。根據指示，他們要將頂板破損的水泥塊敲下，然後將鏽蝕的鋼筋抽出來。下水道的空間沒有想像中的窄，不過因為常常得仰著頭工作，使他的脖子和肩膀感到劇烈的痠痛，沒多久，他的手臂就舉不起來。另一個工人只好負責敲打，他則將泥塊裝入麻袋之中。下水道迴盪的敲擊聲讓他的耳朵抽痛不已，匡噹匡噹沉悶的節奏，同樣的聲音裡沒有任何暗示，這使他無法知道自己該在哪一個時間點介入。他總是無法確切的進入別人理所當然的生活模式，重複的影像、聲音把他攪進黏膩的漩渦之中，行禮如儀的招呼問好、到站就要廣播的捷運、各種語音功能的指示，他搞不懂應該在哪個部分按下按鍵才能找到一個可以回答他問題的人。這樣說來他好像是一個獨特意識強烈的人，其實恰好相反，正因為不知道自己想要或不要甚麼，所以需要各式各樣的參照。不過這個世界想的比做的多，說的比想的重要，像他這種無感無想的傢伙，自然是一個次級的瑕疵品。所以他此時忽然懷念起站在劇場的簾幕後面，等著那個關鍵的聲音響起，好及時把幕升起或落下的時刻。這個拉幕的工作沒有甚麼技巧，卻很少有人做的久，一方面是因為劇團多半是有劇本演出才組成的團體，沒有穩定長期支薪的工作；另一方面則是這個工作等待的時間漫長，升降幕的時機點又不能出錯，所以好動的、有興趣的多半就轉去幕前演戲或是學習成為更需技術的工作人員，至於純粹打工賺錢的則做個一兩次就走。可他卻做了七年的時間，幾乎成為許多劇團仰賴的拉幕人員。與他熟稔的導演舞台燈光師每每想傳授他更專業的技術或轉戰劇場裡其他薪資更高的工作，都被他拒絕了。他對於劇場以及拉幕工作毫無想法，就像他對其他的事也毫無興趣一樣，他做這個工作時因為沒有什麼事可想，所以無需集中注意力，也不覺得無聊。他習慣等別人的指令，在指令出現之前，時間是不存在的，他看劇場裡的每一個人總忙著說些什麼做些甚麼，化妝卸妝，打燈走位，他從不去分辨這些充耳的語言是甚麼意思，不想搞懂複雜的誰跟誰的關係，他們說他又放空了，其實他從來沒有什麼在心裡，他只想把時間等過去，等著，然後他就三十歲了，然後他父親叫他到親戚那裏學技術，然後他就在這裡做工。

他將裝滿泥塊的麻袋往洞口遞，接著就是拆掉鏽蝕的鋼筋，把鋼筋一根一根往送到洞口，然後洞口又遞進一根又一根新的鋼筋，他在黑暗的匡噹匡噹敲擊聲裡走來走去，兩手痠麻汗如雨下，他第一次有了窒息的感覺。可偏偏在這個時候，你無暇思考他以及下水道工程的進度，你急急拉住幾個路人，要他們抬頭看看天上這巨大的異變災難，但是在你拉住別人的那一剎那，就立刻被人嫌惡凶狠的推開，你的憂懼說不出口，沒有聽眾，沒有人相信這抬頭可見的事實，於是你灰心絕望的想到世界末日就在眼前，就在下一刻，來不及了，甚麼都來不及的絕望感和焦急困住了你，你放聲大哭，被當作瘋子也無妨的完全沒顧及地點場合坐在地上哭了起來。

不管下水道裡正在進行什麼，主幹道、商辦大樓及其他等等一切如常，老瞎

子紋風不動，交通警察躲在騎樓邊等著抓違規，便利商店換進一批穿制服的學生，結帳櫃台非常忙碌，無論露臉還是不露臉，不管擁有什麼特異功能，超人們一個一個被帶進這個世界，照著每個人聽來的故事和願望過日子，然後就和所有的人一樣在街道上走來走去，再也沒有人認得出他們。

老瞎子逃過各種打算處置他的方式，繼續待在原地，沒有人分的出他是睡著還是醒著。老瞎子雖然總是坐在這裡，但是他的感官長期為了辨識周遭世界的變化而受損，他曾經靈敏的鼻子被各種汽油煤油和便利商店的食物給搞渾了。本來靈活的四肢因為長期固定的姿勢而變形，至於他那張總要吃喝說話的嘴，現在也只是長時間半開著，沒有人在意它吞進和吐出了什麼。如果不是你偶然驚見了天空巨大的裂縫，你的腦海也許會有一兩秒鐘飄過關於老瞎子的疑問，例如他怎麼來的？他怎麼過活以及如何解決生理上的需求？也許有好心人和教育家會指證他身為一個瞎子理所當然要有的悲慘遭遇，從他的衣衫襤褸認定他貧病交加失親無友，好事者編的故事裡老瞎子年輕時喜歡在人群裡轉，睜著瞎的眼睛碰撞摔倒，受過屈辱和鄙夷才變得孤僻消沉。另一種則把老瞎子的年輕時代描述為充滿鬥志的昂揚階段，他努力克服自身的殘障，試圖當個比一班人更厲害的人，卻最終在感情上摔了一大跤而一蹶不振成了遊民。最被人接受的是他一出生因為是個瞎子，貧窮的父母無力撫養就把他丟棄，他在施捨和虐待中長大，智能受損，多重障礙，社會局未能有效安置，所以流落於此行乞。關於這些想法，老瞎子沒有什麼意見，他不記得任何事，只知道自己的郵局存摺裡有錢，他用完了就去領，他會拜託路過的人帶他到不遠處的郵局領錢，無論他遞出的面額是多少，無論人家找給他的錢對不對都沒關係，只要用完了就去領。

商辦大樓花台邊堆放的鋼筋愈來愈多，工人們輪番進入下水道運載出鏽蝕損毀的鋼筋水泥。連身防水工作衣非常悶熱，工人們幾乎一出來就忙不迭的脫光上衣，也許是體力大量耗損，他們彼此不太交談，只蹲坐在商辦大樓的騎樓下就著水壺拼命灌水，等待工頭的吩咐。在這進進出出的隊伍中，他始終沒有出現，至於他為何沒有換班回到地面上，是一個沒有人要追究的事。總之，他夢遊般地在兩個洞口下走來走去，手上抱著的水泥塊變成鋼筋再變成空空如也，耳際的敲擊聲從沒停過，走累了，他就蹲坐在淺淺的水裡，原本通體的痠痛和飢餓感也消失了，只有頭上的帽燈照著水泥牆面上高低起伏的的波紋不斷往前方不可見的黑暗裡去。

時間被施了魔法繼續往前走，但是24小時不打烊的便利商店是不管時間的。照理說，應該先提的是老瞎子在年前的一波強烈冷氣團侵襲的清晨凍死了，發現他的交通警察叫救護車把他帶走，大樓住戶咸認晦氣怕影響房價，所以也沒作法事。等到超人集點活動開始的時候，老瞎子正巧從冷凍櫃裡跑了出來，熟門熟路又坐回他原來的地方。交通警察看他又出現在這裡也無可奈何，只好等他又死了再說。

敲除破損與更換鏽蝕鋼筋的部分已經完成了，這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裡工務車和工人們在不同的巷弄裡交錯進行著一樣的補強工程，許多你從來搞不清楚的人

孔蓋被打開，抽出沼氣，敲打，置換鋼筋。只有他一直待在原來的下水道，不停的走來走去。如果他曾經關注過忍者龜的卡通，或者曾經因為排水不良的淹水而苦惱，他應該會好奇家裡面排出來的廢水是經過了怎麼樣的過程而來到這裡，如果不總在兩個固定的孔洞間飄移，試著往前面再走一點，往叉路裡跑一跑，會不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呢？那些輪番進來敲打的人偶爾會叫他，他們說「少年，還抹結婚齣，有七阿無」或是「手腳伶俐點，讀冊在這沒有用啦」。他從來不回應這些話，因為關鍵詞還沒出現，他的幕不能升起也不能放下。

混凝土灌漿工程在五月的時候開始了，兩個工人著裝走進下水道，用噴管把混凝土重新一層一層的鋪成頂板。他坐在那裏看著這兩個人嫻熟的動作，一股新的味道暫時遮掩了他習慣的淡淡腐臭。水泥要一層乾了再上一層，所以工人們噴滿後就離開，人孔蓋再度關了起來。這下是全黑了，下水道結構的補強同時支撐了路面的受力度，他蹲坐在裡面，可以感覺到車子經過時的震動。他打開帽燈，看著投影在牆上的自己的影子，這是多麼無謂啊！挖開，替換，修補，不斷重複，年復一年，乾旱還是洪水，這僅容一身站立的空間無論如何精算如何把鋼筋栓在一起，也解決不了時間帶來的衝擊，這注定了這一切只是為了毀滅而造就的過程。他模糊的記起他短暫於便利商店打工時，嘴裡時時唸著歡迎光臨，歡迎光臨是叮咚聲響起的指定配樂，那是身為店員和客人間唯一的聯繫，那是關鍵詞，他得抓住那一秒把話說出口，即使從來沒有人回應這句話，也沒有人抬頭看他一眼。

你大概是哭累了，開始誤以為那個裂縫是一種錯覺，可是你不敢抬頭再確認一次，但光線確乎是暗了下來，沒有風，一種莫名的壓力籠罩在你身上。你決定使盡力氣跑到燈火通明的商店裡，那些溫暖的美麗的櫥窗，用餐的熱烈氣氛，只要和大家在一起就沒有那麼害怕了。你蹣跚的步伐和不斷傾倒的身體在繁忙的街道上緩慢前進，經過你身邊的上班族家庭主婦和遛狗的人都沒有停下來，只有老瞎子朝你望了一望，老瞎子遠遠地跟你說，你是走不到那裏的。

該說是入夜了嗎？天空確實是濃黑了。好熱啊！這不是才過完年嗎？他在下水道哩，連唯一的帽燈都熄了。他想，如果那些劇場能多演幾場，如果他不要是三十歲，那他就一定可以一直做拉幕的工作，幕拉開，別人上場，幕降下，別人下台，他穩穩地站在幕前與幕後的縫隙裡等待那關鍵的指令，這樣就好了。至於他是什麼時候變成這樣的？幾乎所有的人都曾這麼問過。都說他不可能一生下來就在等，就這樣一事無成，就這樣不肯努力。他們以為他逃避問題，其實是他根本無法回答，因為他不太記憶，也沒有什麼可以記憶，他身邊總有人不斷說話發表意見提出規劃，他聽不懂也不曾義憤填膺的呼應，他的身體跟著他們走，做他們要他做的事，打架玩遊戲，他做這些事的時候只是習慣抬頭看著天空，雲飄過他的眼睛，鳥飛過他的眼睛，可他獨獨看不到太陽光的樣子。

下水道裡並不只有廢水汙泥，沿著這一條條密密麻麻分布於城市大樓底的管路，他不斷地走著，隔著斑駁的尚未換補的牆面，捷運轟隆轟隆的震動聲不時傳來，彷彿觸手可及，只要穿過一面牆就可以置身LED燈光燦秩序井然的捷運車站，但是這種幻覺不至於取代他三十年累積的現實印象，他知道要到達最近的捷運站，

還吼好幾公里的路程，而且他得先確認自己的位置，但這首先得離開下水道，站在寬廣洶湧人群的主幹道路面才能辦到。

騎樓下便利商店前不知何時來了一對老夫婦，兩個人對坐在巷道與老瞎子中間，他們從摩托車上搬下一個大麻袋，從裡面掏出一小盆一小盆包在塑膠袋裡的枯萎盆栽和已經褐變的水果，一張每袋一百元的紙牌斜立在柱子邊上。毫無生機和無法入口的植物和水果，打從一開始就沒有要騙人的意思。老夫婦有時靠在騎樓腳風最大的地方假寐，有時候無謂地不斷排列這些不值一文的盆栽水果，他們倆穿著老舊樸白的外套，頭上戴著廉價的毛帽，辛苦風霜的表情，非常適合商辦大樓裡進出的人群，沒有人知道這對老夫婦是何時來何時走，也沒有人計較塑膠袋裡裝著的東西是什麼，人們掏錢微笑帶走一個塑膠袋，在進入摩天大樓前就丟進了垃圾桶。老瞎子聞嗅到腐敗的氣味，他知道那不是從他腐爛的屍體裡散發出來的，他據守在這裡等著別人為他創造身世描述他樣子的世界已然逐漸消失，那新來的老夫婦準時定點的來去騎樓，那張寫著一百元一袋的招牌決定了故事的走向。老瞎子沒有傳奇的身世可以繼續，他永生不死的謎語已經破解，他從破包裡摸出十塊錢硬幣，就著騎樓裡僅剩的公用電話走去，他按下 0800000000 的按鍵說：「我要買，可以用前一百名的特價嗎？」

沒錯，你真的是這個世界最倒楣的人了，你原本可以跟著他走進下水道，無所謂地坐在那裏度過災難。你也可以早早跑到騎樓裡躲避大得嚇人的太陽光。但是你都沒有，你捨不得那種置身事外的好奇和閒散，因為你手裡拿著剛從便利商店買的咖啡，你正打算到銀行辦事，然後接洽一些客戶再回家。明天有一些行程，下個月去洗牙，就這麼多瑣瑣碎碎的事把你弄的煩死了。所以那該死的工人害你抬頭看到了天空裡可怕的裂縫。不過<所幸一切都過去了，老瞎子視而不見的捷運入口帶給你此刻莫大的救贖，那比下水道好多了，你埋怨自己怎麼這麼不濟，不是還有捷運嗎？天塌下來也到不了自己身上。突然鬆口氣的你肚子餓了起來，旁邊就有一家餐廳，你豪不猶豫地走進去，那濃黑破裂的天空被隔在乾淨透明的電動門外，你忘的很快，該點什麼來吃呢？畢竟我們都有同樣軟弱疲憊的身體。

風沒有來，水也沒有來，下水道結構補強工程已經全部結束。人孔蓋還是常常開開關關，拉電纜線的、換水管瓦斯管的，工人們閒閒聚在一起，罵政治開黃腔，檳榔汁和保力達 P 蠻牛在路面形成新的裝置藝術。便利商店集點活動新登場的是名牌迷你玩具車系列，叮咚叮咚，老瞎子原來坐的地方，快遞送來了一包物品，沉默對坐的老夫婦在回家前順手拎走了。至於他，他在下水道裡待的太久了，當帽燈的電源用盡，那些四通八達的水道也就消失了。他睜著雙眼看著甚麼都看不到的前方，濃濁的黑暗，喔不是黑暗，沒有光源就沒有黑暗的黑暗困住了他，這本來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因為看不見所以可以任意的觸摸行走到那些他想像的地方去。但是他沒有想像的慾望，他只是坐在那裡，和混凝土鋼筋融為一體，昆蟲老鼠穿越爬行在他的身上，發出各種絕不重複的聲音，但是他等待的關鍵音始終沒有出現，事實上，打從一開始他就不曉得他等待的關鍵音是什麼？他緊閉的雙唇逐漸黏合在一起，浮腫蒼白的臉終於石化，不過他這次總算學到了一個技

能，當下水道的鋼筋全部銹蝕，只有他，他相信只有他能以他的肉身支撐整個城市的地面，這是他第一次開心地笑起來，不過早已石化的臉一點表情也沒有。

城市的乾旱已經持續了很久，每天一早要命的陽光就曬融了新新平坦的柏油路面，喇叭聲哨聲此起彼落，缺水警報跑馬燈 24 小時播放，大樓裡水龍頭還是嘩啦嘩啦的開著。沒關係!颱風季就快來了! 就等著，應該要不了多久。他端坐下方，聽著鋼筋銹蝕的聲音，大水在遠方，也許來，也許永遠不來，沒關係，總是可以再修補的。